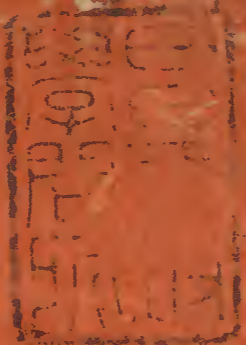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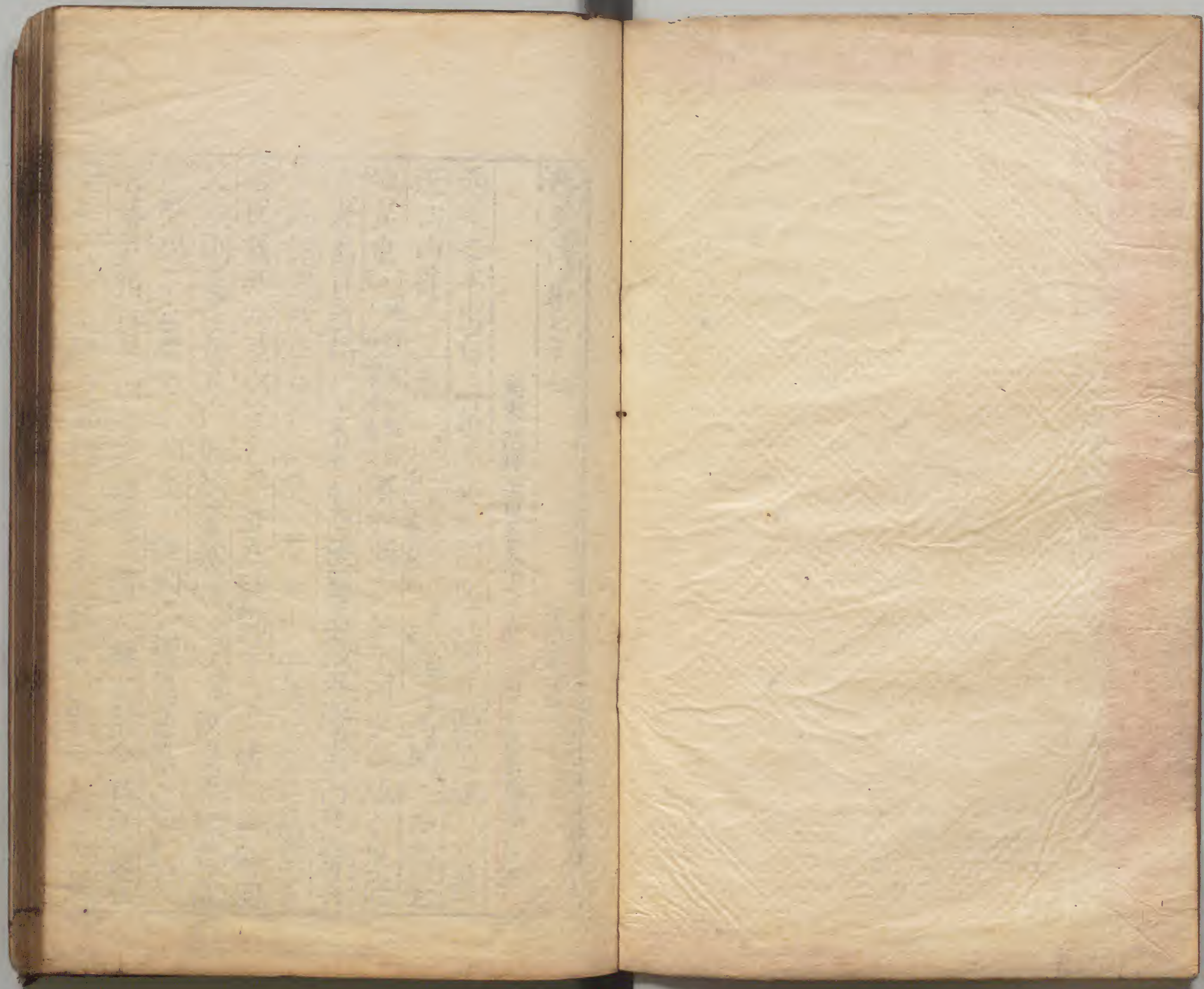
傳 七十七之八十



漢書門類				
五	一	二	七	
函	架	冊	號	類
一	三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7	
冊數	19 ( 19 )		
函號	279	70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文盛高教傳文附校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及舜

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

地是也河關縣屬蜀金城郡濱於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

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善

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

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

父沒則妻後母凡亡則納鰥嫂寡婦曰鰥故國無鰥寡種

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

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

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

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

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

風水土剛強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

大康夏啓之子盤子游田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皆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

后相即大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世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齊今幽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

既興伐而攘之及殺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

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殺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氐

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

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伐之行天神不勝而膠鬲之及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于歧下梁山在今雍州好畤縣西北古公及子季歷

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二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

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人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

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季

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

從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翳徒之戎其三大夫也及文

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

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芣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

晉韓獻子曰文王率發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牧野尚書

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

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于太原夷

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燹也北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

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

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

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  
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  
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  
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氏破之  
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  
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  
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  
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  
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獠即獠道邽邽即邽道冀冀即冀道  
縣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  
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  
晉今同州城是也

杜預注左傳云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  
揚拒戎邑也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  
山之邑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  
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並見左傳後二年又寇京師  
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左傳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後二危見左傳東及  
輶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  
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止維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  
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主闡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及晉  
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

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  
 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  
 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  
 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  
 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  
 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  
 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二年也  
 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  
 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  
 左傳見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郿郿縣名屬後  
 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  
 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

西羌

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二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  
 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  
 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  
 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  
 王及其衰亡餘衆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戈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  
 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  
 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  
 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剽女遇於野剽女地名遂成夫婦文耻  
 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續漢書曰遂俱  
 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  
 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

臨羌縣 爰劔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曰

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劔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

世世為豪至爰劔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

穆公霸有西戎兵臨渭首滅狄獯戎九忍季父印畏秦

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曲河西數千里與眾羌

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

犂牛種越嵩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

種正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

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

忍心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

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

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

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獯

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

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

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

氏道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

比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初

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

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

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茶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

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漢遣將軍

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

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現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  
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  
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  
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  
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  
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遂寇金城乃遣趙充  
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  
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多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如音紫遣右將軍  
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  
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  
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

西羌

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石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  
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  
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  
隗顛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  
建武九年隗顛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  
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  
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  
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道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  
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



牛邨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邨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湍音乃威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略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吁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

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吁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音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音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弄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齊人伐山戎公羊

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賤也何休注云  
戒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 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

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

為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六請降起乃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谷由太守

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

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請欲効

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

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

滇吾於西邨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

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

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吏所欺謬奏上滇

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

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

西羌

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窮窮窮乃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

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文奏

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

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

降漢乃入居塞內謹原自守而諸弟述吾等數為寇盜肅

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

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

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

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滿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

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述吾遂

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

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

盧

盧

盧

盧

盧

盧

盧

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傳育代為  
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宜家布橋等五萬餘人共  
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  
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  
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  
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  
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  
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從  
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  
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  
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

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  
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二千窮追之夜  
至建威南三坳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  
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  
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  
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  
冠諸軍及在武威聲聞於匈奴良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  
知友妻子不免操并白肅宗下詔追襲美之封其子毅為  
胡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  
羌迷吾既殺傳育狃怙邊利狃怙慣習也狃音女九反怙音時制反章和元年  
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  
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葉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

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前當闕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婢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成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

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衣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交代為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

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

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

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

胡三萬人討之

五營即五枝也雍營即扶風郡尉屯也黎陽管解見南匈奴傳也

尚屯狄道

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奔

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

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

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

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

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

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

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

漢元

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

十二年遂復背叛乃協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

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校尉明年迷唐復還

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

與諸種為讎黨援益踈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

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

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

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

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眾不滿千人遠踰

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

安定降羌燒何種為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

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踰麋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

相曹鳳上言隴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

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

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疆大常雄

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

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

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

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

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

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在

今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

廓州今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

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

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

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

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

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

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前大豪東崖等俞驚遂同時

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

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

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

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

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

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大原上黨兵合  
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  
敗隲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  
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隲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  
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  
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  
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  
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  
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  
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  
迎拜隲為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  
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

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鐘羌又沒

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入寇襄中

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

中軍營久出無功有發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

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

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也時羌

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

當且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

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

襄武襄武縣名屬龍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

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

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  
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  
扶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右扶上郡徙衙縣名屬衙百姓戀土不  
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  
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  
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  
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  
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  
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  
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西羌

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李  
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橐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  
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  
一億已上杜李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  
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李貢為  
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  
別部罕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  
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  
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  
當前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  
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  
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二

四



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揚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揚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眾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

杜季貢率眾偽逃鈞令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遠鈞餽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徃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矣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

尾掩截

尾猶尋也

其首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

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

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

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夷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

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

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

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

羊三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

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關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

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前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

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

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將

種號

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

莫逆擊敗之會尚兵至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執俱進狼莫等

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

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

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虜人種羌

萬一千口請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

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

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

臧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

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儼自羌叛十餘年間

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

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

後漢書

卷之七

七

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  
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  
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  
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  
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前種  
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  
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二千餘  
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  
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  
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  
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  
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

五和并

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  
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今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  
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鸞音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  
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  
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二千餘戶  
詣漢陽太守耿仲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  
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殺羅城度遼將軍耿夔  
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  
焉麻奴弟牟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  
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  
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  
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池水草  
豐美土宜產牧牛馬御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  
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  
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  
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郡縣  
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  
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  
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錄  
也軍外謂無守固也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

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  
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  
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  
羸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今音其冬賢坐徵免右  
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羸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  
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羸羌皓復坐徵張掖  
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  
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  
羌意不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  
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  
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  
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

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  
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  
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求和元年馬續遷  
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  
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  
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  
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  
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  
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  
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  
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  
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

西羌

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  
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  
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  
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  
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  
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  
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  
耿种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  
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  
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

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  
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  
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內殺傷  
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遣中郎將龐  
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  
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十餘頭羌二  
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  
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  
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  
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  
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招懷  
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懸北界參懸縣名屬安定三年

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

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為郎

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於是諸種前後

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

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

建威鷓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竟所將降胡六百

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

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

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

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

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鄆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平  
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  
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  
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  
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  
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  
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八  
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  
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  
胡閔代為校尉閑無威略羌遂陸梁豐後沒營塢寇患轉盛  
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

西羌

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  
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文湟那等五六千人復攻  
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  
首溺死二千餘人胡閔疾復以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  
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  
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  
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  
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  
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  
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  
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  
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或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旌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一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

西卷

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昧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諧之信



其內屬者或倥惚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侯

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梓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甲也鞬前也

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較馬揚埃陸梁

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

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

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種羽以示急也并

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纆而為

虜說文曰紮糾也繩也纏索也發冢露髑死生塗炭此皆反自西戎作逆

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交

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

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

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貨積

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

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

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

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

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

附落降俘載路牛羊蒲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

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

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熊情窮武忠盡毆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

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

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頭顱斷

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顯音廬廣雅曰

顛顛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窬阜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

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

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

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

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

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

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遠於金城

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

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且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

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其子為父而歎曰象箸不施於土蓋不盛於我

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

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隴北

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備外攘懣疾也音白拜反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西域傳第七十八

後漢書八十八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二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也田

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

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

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

始自於

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

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

稱戊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

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匈奴單于

印覆為章和親遂絕西塞

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

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

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

子余

子余

子余

子余

子余

子余

反渠勒皮山為王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  
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  
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師北征匈  
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  
年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攻  
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  
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  
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  
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  
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  
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二年班超遂

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  
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  
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千餘國悉納質  
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犂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封英作甘菟皆前世所  
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  
蒙壽境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北畔安  
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其反朝廷以其險  
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  
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  
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

其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

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

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

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王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

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

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

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

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西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

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

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曼侮侵掠而漢豈致金絮繒絲以奉之夷狄微令是

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故孝武憤然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

浮河絕漢窮破虜庭沙上曰漢直變口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

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

府庫單竭梓柚空虛筭并至舟車貨及六畜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帝

不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

酒泉張掖以隔羌裂匈奴之古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

持鼠窟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

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

狎西域內附日又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  
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  
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也威臨南  
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  
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  
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  
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  
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威國滅上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  
王受命有如  
郡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置四郡屯  
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  
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施刑士五  
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

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長龜茲疏勒于  
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  
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梟復  
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  
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  
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  
音式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  
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  
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  
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  
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

葱嶺東流

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天生葱嶺名

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

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

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

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

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

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波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

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

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曲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

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

二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寘彌城去長史之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

寧彌山

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漢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

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

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

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

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廢二萬人擊于

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入成國為拘彌

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

其王死者甚眾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眾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

里

于寘國居西域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

七百里領戶二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評子迎喪送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工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劑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故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諉

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三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收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棘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棘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  
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  
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  
云西夜國王子合國居呼鞞鞞音九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  
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  
史居二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

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鷄擊又云

反急言之如鷄擊反如鷄擊反涉縣度歷蜀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

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  
及東北三百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山師子犀

牛封半孔雀大雀大雀其如如鷹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  
餘日至安息後後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比與康居接南與  
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

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  
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技形似麟而無用和帝永元九年

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  
界舩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二月乃得度若

遇逢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  
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二年安息王滿屈

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二千  
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

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  
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  
堊之堊飾也日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入俗力田作多  
種樹種樹皆髮頭而衣文繡乘輜軒白蓋小車出入擊鼓  
建旌旗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  
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言聽事  
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  
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  
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  
風雨不時輒發而更立受放者其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太

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

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綰者以成粟米置犀中雞欲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為駭雞珊瑚琥珀

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

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林繭所作也合

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

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

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常欲通使於漢而安

息欲以漢繒絲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閔音五至桓

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

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

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

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比自自馬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類略曰大秦國

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能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

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麻非貴霜所領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立就卻攻滅四翎侯

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刺賓悉有其國立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闐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二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二國實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

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入土山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妃毼毼毼音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反毼音登理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

戰 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

栗七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山鼠皮以輸之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植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

美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具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

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  
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  
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  
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  
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  
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  
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  
相約事漢效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  
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  
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

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愁懼二十一年  
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  
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兼西  
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  
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  
異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  
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  
大怒發兵攻鄯善王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  
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等諸國侍  
子又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  
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

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  
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為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  
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  
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  
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  
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  
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  
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  
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  
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  
于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  
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

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  
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  
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為汝殺君得  
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  
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  
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  
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  
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  
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  
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  
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  
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  
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患賢驕暴密謀反城  
降于寘反音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  
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  
德曰王我婦父也父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  
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  
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  
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老且尉  
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  
為質約歲給蜀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  
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  
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

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二百里領戶二萬  
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  
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  
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  
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  
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  
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  
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  
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若又畏  
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  
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

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般遣使奉獻帝拜臣磐  
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勲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  
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  
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  
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  
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  
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  
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  
能禁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  
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  
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

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

陳睦副校尉郭洵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

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

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一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

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三至安帝時西域皆

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

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

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  
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  
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  
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



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入口貧羸迤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二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屠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八

後王屠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顏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責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鞬獲首虜千餘人涿鞬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鞬弟農奇為王

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

煌行事

司馬即厲校尉所統也和帝特置戊巳校尉鎮軍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

至安帝延光四

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

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

於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

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

閭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

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

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

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王門關候伊

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

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

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

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

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

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

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

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

領餘人畔阿羅多誚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

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

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

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

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誚詳降於是收奪所賜

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

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

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

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

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

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管瓶金而賜龜綬

印文也漢舊儀白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纓而豐鬃北闕立屯田於

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

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

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

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

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執首痛風災

鬼難之域前書吐谷曰蜀質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

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頭并天竺記云西夏流沙曼有熱風

惡鬼過之以不逐惡嶺之夏有雪有雨能若犯之則風雨殊其飛砂揚沙過

此難者萬無一全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

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者溼乘象而戰

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

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

入發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地天為諸天無量無

見宜於南閩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守者親見且於天竺

剎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

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誦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

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

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司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

當受化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苦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燒

不思義苦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感

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以慈善根力

又五百羣賊劫奪入照皮斯匿王收捉刺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

痛不已同時發覺念南無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

復如本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

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

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

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且好仁惡殺蠲

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

已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

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滅

一蓋滿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

現於寶蓋中文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

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黃大其

端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代尸數萬逐北旬有尚未足以

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也蓋導俗無方適物共會取

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美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也狄反尚土物琛麗入

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

則凶猛之性何所

憂懼何所拘忌也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此今翻南有月其為北注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

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有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醯音火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人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却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彌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此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

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為若鞬自呼韓邪單于降後漢親密見漢帝蓋 烏珠留若鞬單于 以下皆稱若鞬南單于此

比為右翼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漢音於六反鞬音九言一及下並同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其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

入居五原 東觀記芳安定人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何休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胡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

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近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

略邊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

建康至六年始令歸德

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

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

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

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絃頭曼代立控

弦三十餘萬強盛諸夏為敵國號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

無禮審元高祖滅海呂布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始二年

久遣中郎將歸德使匈奴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按單于漢制璽綬單于

頭驕謂導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和單于

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五并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大

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導與颯相定距單

于終持此論語詞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

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

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

徙幽并邊入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

止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

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六郡數千人大築

亭候脩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

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

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

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

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

師谷音鹿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

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

南郡人也前書曰南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

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

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

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

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

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  
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  
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  
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  
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  
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  
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  
疫死耗大半三分損二為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  
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  
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  
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祠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歸林課校人畜  
計蹄音帶反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鞮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

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  
歛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行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  
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  
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  
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罷其號於  
是款五原塞頭求為蕃蔽扞禦比虛帝用五官中郎將耿  
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  
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  
弟莫鞮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彜得其衆合萬  
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比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  
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  
曰樓無室為櫓  
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

後漢書

卷九十九

七

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奠韃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  
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補臣  
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  
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  
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  
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  
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彬等  
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  
馬十匹社補注左傳曰文馬盡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比盧奠韃左賢王  
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二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  
餘里并立奠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  
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

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

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  
璽音矣草名以矣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矣綠色綉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  
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布萬匹絮萬斤  
樂器鼓車祭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祭又轉河東米糒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  
掾史將強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  
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  
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  
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  
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  
諸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骨都侯有功善  
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



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虛連題氏其國利之曰惟和孤屠匈奴謂天為惟和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其獲其衆南單于遣兵

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行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

後漢書卷九  
列傳第七十九  
五  
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  
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  
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  
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  
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  
富強以相欺誣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  
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  
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  
呼韓邪單于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單于皆德被誅以此二  
者行事曉告之也即支即呼韓元名呼屠吾斯

立為單于擊走呼  
韓邪單于者也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  
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

高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光祖舊約欲修和親以  
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  
韓邪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  
稱藩保塞其後支忿矣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  
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  
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  
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  
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

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

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鞞

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鞞丸即箭箠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

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

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

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言不齊持往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

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

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

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

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

衣三龍章童子佩刀緹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木反又賜繒

綵四千匹今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

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所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

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

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

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

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

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

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立除卑林鞬單于

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

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

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  
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  
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  
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  
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  
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又遣騎  
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  
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  
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  
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  
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禺

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  
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  
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  
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  
行度遼將軍時皐林温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  
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  
級降者三四十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  
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  
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  
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  
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  
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卒音七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

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堯堯之人屢嬰塗炭

堯堯謂險要之地荼苦也堯音

音苦角反

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

道踞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相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

不哀哉

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

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

者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

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

受其曲其勅度逾及領中即將靡奮倍在南部所得生口

以還北虜

崔賞報也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

南單于復令其驍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

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

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

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

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  
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  
後而至南單于將奔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  
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  
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  
國今所殺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  
于創刈南兵又畏可令鮮卑音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其母兄右賢王為單于  
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  
師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  
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

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  
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  
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  
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  
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  
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  
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  
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  
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  
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  
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

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  
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  
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  
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耗擾不止  
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  
鮮卑咸為歸義威鎮西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  
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恩分當出命  
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  
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  
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  
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  
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

南單于

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方郡中即將耿譚遣從  
事將護之至丞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  
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  
水西繞天山南度其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  
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  
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  
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  
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餘人五萬一百七十故從  
事中即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  
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  
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  
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

漢書

匈奴傳

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王劔四  
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  
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  
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  
破滅其衆單于也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  
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  
師子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  
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遠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  
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  
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  
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

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  
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  
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  
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  
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  
之做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  
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  
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  
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造害者共平罪  
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  
客之禮  
裁量賜物  
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



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弃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弁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戶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入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社行度遼將軍朱徽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近射兵言得逐而射

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

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蒲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留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

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  
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  
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  
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  
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  
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  
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  
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  
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于  
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鞬單于檀永  
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  
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

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  
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  
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  
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  
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  
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  
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  
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  
梁懂行度遼將軍懂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  
懂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韓琮曰汝言漢人  
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願反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

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

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

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為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

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遼

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

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

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也屠何子右與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皆立為單于既被

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

元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

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

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

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

法度代為將軍烏稽侯尸逐鞬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

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

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

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

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

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

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

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

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焉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

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

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  
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  
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  
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  
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皆畔率  
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  
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  
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  
遂更屯聚改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  
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  
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  
城邑單于雖  
不預謀殺然不能制  
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

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  
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  
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  
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  
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  
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孔安國  
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  
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  
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  
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醜等也言等  
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  
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  
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  
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

後漢書

卷之九

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箭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關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不能給也世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

開賞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  
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二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

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  
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

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  
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

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二千級獲生口

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

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  
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

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  
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

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

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鞮或作莫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

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  
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羔羈馬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王

具刀劔什物王具標首鐔衛盡用王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  
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城門西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  
戲馬言兩相當亦角而為抵

對即今之闕用古之角抵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即將馬寔募刺

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

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比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

可蹙數單于瓊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

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

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

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並畔

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為北中即將討之單

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

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

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居車兒一

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

南匈奴

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攝其必記之夷屠特右尸逐就單于某

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與中即將臧曼出鴈門

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

徵靈帝熹平七年立二年中即將張脩與單于

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

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

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中前中山太守

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

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諸幽州國人恐單于發

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

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

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

其元海為亂晉之首

立國入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  
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  
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  
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  
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厨泉即元海之故祖單于呼厨泉  
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  
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  
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  
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  
於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

新匈奴

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能擊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

耻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

赫然命將戎旌星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

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匈奴寇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匈奴之前也

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匈奴寇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蓋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

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

相當也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

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末為邊衛前書

單于烏籍都尉為烏籍單于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

者並得龍加馬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

林息也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

朝其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賚謂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其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

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暴擾

勤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暴之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

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

之初更通舊好子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厲金幣載道報命相厲言其

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

之外遑暇刃心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難得驕踞恃慢之詞而忍其

徒但也益邊屯之成卒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

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

之事爭言衛霍霍天病世宗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帝

其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汗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

以禦北狄之衝北季父孝單于與以此為右莫健奉蕃稱臣永

為外扞天子總搃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策善均從衆乃

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

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之綬正單于之名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難既深互伺便隙控

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

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至後

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寶憲取獲之徒前後並進皆用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日三



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芻幕阬十角桔閑

氏械在手曰桔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刻石立銘於燕然山嶺前書

山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音古督反

既空且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

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平續勸燕然及居永定

責其謀慮使取國之筭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

未為蕃蔽將朕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下實憲欲立北

許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取國袁安之議即言平而實憲

矜二捷之効勿心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二捷言勝也自

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也單于也

北虜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滅北邊

宜權或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

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輯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前兵長史王輔誅之並恩兩讓

以私已福言竇憲斬日逐利石紀功即且滅其北庭以

並恩兩讓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

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

汝公也厚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

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

毒胡可單言與卿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

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

磨矣既勸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不

其衆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晉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驕殺

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哀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希聞檄書有急即捕野心

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

具如左解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多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為傳寫之誤聊云記之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鄭玄禮曰毛之禘細者為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壻

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  
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  
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鬮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鬮戰  
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髮頭為輕便婦人  
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  
搖箇音吉誨反字或為國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  
侯夫人絳繒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  
芾芾音作文繡織毳毼廣雅曰毳毼刺也男子能作弓矢鞍  
勒勒馬銜也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糝及東牆東牆似蓬草  
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  
歛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  
繩纓牽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  
屬累乃付話也屬音  
之欲反累音力端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

比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  
孫也主召人魂  
萬物始故  
亦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  
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  
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一聽出馬牛羊  
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  
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  
丁令西南為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  
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為冒  
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  
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  
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  
匈奴動靜偵規也音  
五故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  
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

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  
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  
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  
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  
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  
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  
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又屯不休數  
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  
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厲  
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  
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  
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

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

關在代郡

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

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  
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漠南地空  
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  
百二十二入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  
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  
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  
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  
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班彪上言烏桓天性  
輕黠好為寇賊若又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  
委主降掾吏

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

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

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

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開營

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

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

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

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

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

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

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鹿為漢都尉音胡

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

兩度遼將軍耿晙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華於蘭池城於是發

射士二千入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

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

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胡

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

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

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

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

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

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

張純畔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

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

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

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  
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  
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兼樓蘇  
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  
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闡  
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  
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尉柔以安北邊及紹子  
尚敗奔蹋頓時幽異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  
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闡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  
即以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  
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  
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高恒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  
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髻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  
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  
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以吳  
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蠕貂音女滑反鼯音胡昆反  
貂鼯並鼠屬豹狻猊也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還竄遼東塞外與  
烏桓相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  
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  
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  
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  
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十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  
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

後漢書

卷九

七

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  
王蒲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  
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  
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  
為常明章二帝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  
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  
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  
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  
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  
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  
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一戰身被十創于

鮮卑

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  
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  
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  
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  
止烏桓校尉所居窳城下通胡市因築兩北兩部質館築  
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  
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  
遼東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四年遼西鮮卑連  
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  
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  
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  
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

鮮卑

鮮卑

六

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  
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  
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  
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  
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  
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  
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  
韃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其至韃為  
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韃復畔寇居庸  
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  
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與  
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

夜得潛出與种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  
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  
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須侯  
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韃日逐王戰死  
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  
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韃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  
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  
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  
玄菟烏桓校尉耿种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  
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  
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  
秋耿种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



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  
漱官勇健漱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  
嘉元年冬耿舉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鹿率眾王侯咄歸  
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  
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舉乃移  
屯遼東無憲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  
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其眾詔賜  
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絲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  
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  
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  
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妻言嘗畫星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雷入  
其口因吞之遂倭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且長視

鮮卑

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  
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  
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  
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  
彈汗山音音昌歙仇水音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  
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  
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  
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  
鮮卑北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  
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  
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  
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

鮮卑

鮮卑

鮮卑

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  
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  
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  
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  
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  
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  
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等各追擊破  
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  
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

為破鮮卑中即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

蔡邕議曰書戒狷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蠻荆

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閼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

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

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關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實乃興鹽鐵酒榷之

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賣鹽者鈇左趾推尊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

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入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

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

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士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訖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繇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匈月背之瘰疽喻音介播音新到及碑卷曰瘰音必燒及杜預注左傳曰瘰猶惡創也方今

罷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此指匈奴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

之耻音此呂后弃慢書之詔音此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蹶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蛇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旰食平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苴敢校也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前書音義曰斯微也輿眾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

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罷此元

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

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

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保塞之論嚴尤

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

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力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竟而

還足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耻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遺業猶在文章

具存循一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笑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蒍啓

疆對楚靈王曰晉君臣曰可笑遂遣百有出高鄉田晏山雲中匈奴中郎

將蘇武又率南單于出匈奴將皆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

重各將數 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獄贖為

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綠邊莫不被

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

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其中有魚不能得

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

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

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

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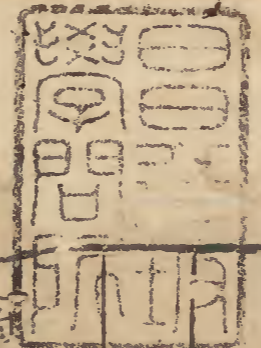
連即死其子騫昌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

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

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猶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與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鮮卑列傳第八十

文政癸未

